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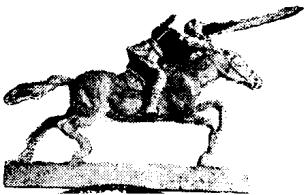
# 紅樓夢

王群生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金工  
兒

王群生著



解放軍文藝社出版  
1958.4.北京

# 紅 緹

王 群 生 著

\*

解 放 軍 文 藝 社 出 版

北 京 旅 墓 寺 一 号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4號

解 放 軍 报 印 刷 厂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溝 九 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

開本787×1092純 印張 6 1/2 插頁5 字數125 000

1958年4月第一版

1958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0 定價（7）0.62元

## 內容提要

這部長詩，描寫了一個對革命無限忠誠的紅軍戰士——王大中一生的鬥爭遭遇。

一九二七年，貧農王大中跟隨毛委員參加了瀏陽河畔的秋收起義。在一次戰鬥中，他不幸被俘，歷經敵人百般嚴刑拷打，始終堅強不屈；最後，奸險狡猾的敵人，設計將他誣陷，到處張貼布告，宣傳他已經“投降”、“自首”；當王大中死里逃生，回到家乡之後，瀏陽河畔的鄉親們都認為他是“叛徒”，鄙視他、仇恨他，把他趕出了村子。王大中蒙受了不白之冤，但火樣的革命意志並沒有在他心中熄滅。他含着冤屈，怀着對敵人的無比仇恨，隱姓埋名，忍受着千辛萬苦，到處去尋找自己的部隊。一天，他終於找到了北上抗日的紅軍，並且勇敢地參加了戰鬥；為了掩護部隊突圍，他請求留下，跟隨黃團長死守着一個山頭。黃團長犧牲了，他也因再次負傷而掉了隊。為了履行战友——黃團長死前的囑托，他拖着殘廢的肢體，受盡痛苦生活的煎熬，承擔起撫養革命后代——黃團長的兒子小培原的神聖職責。十五個春天過去了，解放大軍的紅旗又飄揚在他的故乡，他又把自己用心血撫養大的“兒子”小培原，交給了革命……

插圖：董辰生

## 目 录

序.....	1
第一 章 潞陽河畔来的老人.....	3
第二 章 講講过去的一切吧.....	10
第三 章 是誰点起星星之火.....	16
第四 章 毛委員.....	22
第五 章 潞陽河畔的战斗.....	28
第六 章 被俘.....	34
第七 章 押我到那兒去.....	40
第八 章 审吧！問吧.....	45
第九 章 又复活了.....	52
第十 章 三年.....	58
第十一 章 別了！朋友.....	64
第十二 章 誰也不認識我了.....	71
第十三 章 奇怪的咒罵.....	77
第十四 章 夜.....	83
第十五 章 祝福我上路吧.....	90
第十六 章 好心的老人.....	97
第十七 章 等到那一天.....	104
第十八 章 去追趕紅旗.....	108

第十九章	山巒中的战斗	113
第二十章	突圍	120
第二十一章	談談心里的話	126
第二十二章	英雄倒下了	134
第二十三章	瑞金	140
第二十四章	小培原	145
第二十五章	到处都有灾难	150
第二十六章	再回到瀏陽河畔	157
第二十七章	住手！別打我的兒子	163
第二十八章	風雪的夜	169
第二十九章	紅旗回來了	175
第三十章	司令員的眼泪	183
第三十一章	珍貴的礼物	189



## 序

長江東流，  
滾滾波浪。  
歷代詩人筆下多少英雄，  
在你的懷抱中壯大成長。

黃河呼嘯，  
扑向太行。  
冼星海曾為你的兒女寫下贊歌，  
用那雄偉和驚心动魄的樂章。

祖國啊！  
你有多少條河，多少條江，  
記載著多少人的眼淚和鮮血，  
記載著多少人的鬥爭和希望。

祖国啊！

你有多少条河，多少条江，  
大渡河怀念铁索桥上的勇士，  
金沙江歌唱当年横渡的儿郎。

瀏陽河也曾用她血染的浪花，  
为“秋收起义”的英雄写下动人的诗行。  
她的壮丽胜过雨后彩虹，  
她的音韵要把人民的心弦拨响！

## 第一章 潞陽河畔來的老人

十月的風啊！  
伴着藍天上的白云，  
含笑掠過長空，  
在六億人民心上飛行。

那飄飄的白雲啊！  
你可來自北京？  
是否參加了“十月一日”的盛典，  
和歡樂的人流一齊涌過天安門？

白雲啊！在英雄的行列里，  
你可看見一個年青的水兵？  
他和所有前輩英雄一樣，  
曾為祖國建立功勳。

年青的小培原，是潞陽河的兒子，  
在烽火的歲月中壯大長成。  
他把青春獻給祖國的大海，  
成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的“海上雄鷹”。

在碧波中进行浴血的厮杀，  
是他献給人民以战士的忠誠，  
讓鮮血、意志編織成胜利的花环，  
为祖国締造着幸福、和平。

那雾海中的奇襲，  
是他指揮一艘魚雷快艇，  
像闪电一击！摧毁敌人“大西号”軍艦，  
在大海上銘刻下勇士的英名。

小培原是一个英雄，  
一个平凡的水兵。  
他的功勳所以能够締就，  
那是因为他献給人民以赤誠的爱情。

那飄飄的白云啊，  
你可來自北京？  
可曾看見瀏陽河的兒子小培原，  
那捍衛祖国的“海上雄鷹”？

白云啊！在英雄的行列里，  
你可看見他的身影？  
也許他正站在天安門前的觀禮台上，  
向毛主席獻上一顆战士的心。

上  
三  
白云啊！你可曾接受了英雄的嘱托，  
为海上的战友捎来音信？  
小培原甚么时候能回艦队，  
今天，他是否已踏上归程？

鮮花准备好了，  
欢迎的行列排在海滨。  
大海也用閃閃跳躍的銀波，  
扎起束束浪花来把英雄欢迎。

十月的陽光也加入欢迎者的队伍，  
映着多少双战士激动的眼睛。  
水兵們把視線拋得远远，  
凝望着公路尽头的綠蔭。

在那战士組成的欢迎行列当中，  
你可看見一个健壯的老人？  
跛着腿，拄着拐杖，迎風站立，  
眼眶里有隐隐泪花，閃亮晶瑩。

他——像銘刻着当年痛苦和灾难的雕像，  
今日，欢乐的时代又賦給他青春的生命。  
他是剛从瀏陽河畔来的客人啊！  
是我們英雄小培原的父亲。

他那青筋暴露的双手，  
像青松一样有力蒼勁。  
他那胸前的一縷鬍鬚，  
像抹下的一片白銀。

他那深深陷下去的双眼，  
看見过当年人間多少不平。  
他那銳利閃亮的双眼，  
也看見了幸福的世紀怎样誕生。

当年痛苦岁月的賞賜，  
是那額上的縷縷皺紋。  
今日嘴角有一絲微笑浮起，  
是这欢乐时代給他的饋贈。

他那条腿是怎样殘廢的，  
身上是否留下彈片划过的伤痕？  
殘廢的腿是紀念当年兵荒馬亂的岁月，  
还是标记当年惡霸豪紳的罪証？

不正是他撫育英雄長大，  
不正是他当年送小培原參軍。  
从前滲血浸泪的日子怎样渡过，  
只有瀏陽河了解的最清。

多少年前，他帶着小培原，  
突然出現在瀏陽河濱。  
拖着一条殘廢的腿，  
在地主的三亩田上耕耘。

小培原喝着瀏陽河水長大，  
他把滿腹哀傷洒在瀏陽河心。  
那生和死里掙扎着的日子，  
怎样擺脫痛苦的惡运？

他从那里来的哩，  
从前是怎样的人？  
爷兒倆把一个難解的“謎”，  
留給了瀏陽河畔的乡亲。

街坊鄰居奇怪他的家世，  
他从来不談自己的生平，  
用沉默壘起一座高牆，  
隔絕了一片流言蜚語的議論。

小培原長大了，  
也曾苦苦向父亲打听。  
他們的老家在那里，  
誰是我——小培原的母亲？

老人只用苦笑和撫慰作答，  
不願触动过去痛苦的隱情。  
就像怕翻开辛酸的扉頁，  
扰乱多少年痛苦換來的平靜。

記得是解放那年，  
老人送兒子踏上征程。  
曾送給小培原一件珍貴的禮物：  
那是一縷火樣的紅纓。

老人曾那样許下諾言：  
当小培原在战斗中建立功勳，  
就告訴他，紅纓里深藏的故事，  
——那掩埋在苦难生活中的隱情。

小培原雖然一再詢問，  
老人只默默地看着他那期待、盼望的眼睛；  
兒子不願勾起老人心中的隱痛，  
揣着紅纓，踏上战斗的征程。

几年又过去了，兒子已在大海中馳騁，  
在战斗中，他为祖国建立了功勳。  
瀏陽河正在唱着凱旋的歌，  
贊美可爱的祖国在胜利前进。

立功喜报寄到老人手里，  
震动了瀏陽河邊大小村鎮。  
于是，他越过瀏陽河的波瀾，  
来到这东海之濱。

艦隊盛情接待瀏陽河畔的貴客，  
——这位英雄水兵的父亲。  
今天，他也排在海濱歡迎的行列之中，  
把自己的兒子欢迎。

来了！北京归来的英雄，  
战友！拉响你的手風琴。  
鮮花的海包围了小培原，  
大海也在喧囂，在激动地翻滾。

十月的陽光抛下縷縷金綫，  
裹着这欢乐的人群。  
老人热烈地拥抱了自己的兒子，  
在他額上印下了多少浸泪的热吻。

十月的風也来参加联欢，  
吹拂着欢呼的人群，  
吹起片片彩花、条条彩紙，  
和所有的战士，亲了又亲……

## 第二章 講講过去的一切吧

夜來臨了，  
大地、長空罩上了夜的帷幔。  
一弯新月升起，  
給大海垂下銀色的巨帘。

害羞的星星走出閨閣，  
照着大海的明鏡巧妝打扮。  
在海灣的水兵俱樂部里，  
有盞盞明燈閃閃。

艦隊里來了多少代表，  
把寬敞的大廳挤得滿滿。  
都想來听听英雄的報告：  
他怎样把光輝的業迹創建？

老人撫着胸前的銀鬚，  
笑嘻嘻地眯着双眼。  
他分享了英雄的驕傲，  
是他的兒子完成了光荣的征战。

老人身边坐着一位將軍，  
他可是艦隊司令員？  
將軍分享了战士的驕傲，  
是他的水兵击沉了敌人的軍艦。

大厅里所有的战士，  
都把愛慕向英雄敬獻。  
水兵們也分享了战友的驕傲，  
那胜利的凱歌响徹他們的心間。

小培原正被羞澀戏弄，  
双頰已讓紅云輕掩。  
暉映着耀眼的灯光，  
英雄的獎章閃閃。

小培原報告完了，  
欢呼、掌声混成一片，  
冲出門窗向長夜海空飞去，  
把海边的靜夜震撼。

小培原掏出了那縷紅纓，  
輕輕地走到老父親跟前。  
大厅頓時寂靜無声，  
只有夜風把窗紗輕掀。